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三

敬事草卷十三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上煤亂揭帖

臣等昨覩督理煤窑內官監僉書王朝具奏豪惡黃大京王守寬楊拐子許近槐私開窑口欺隱窑課率領土棍毆打差役阻撓違法等情奉
聖旨這奏內有名人犯便着廠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內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扭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謂 皇上以此徽

戒頑民法應爾也及出閣至長安門外滿路擁
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數呼寃徹天持揭
叩地臣等取視其揭詢問来由且知目下毒害
之狀猶有未載于揭者如拏人掷樹石打箭射
淫奸婦女席卷家資所帶皆京營選鋒公行刼
掠家戶受害不忍聽聞之事臣等咸為灑泣而
慰遣之云　皇上憐愛小民此事原非　聖意
當為汝等轉奏可各安心生理勿犯王法再三
撫諭始得開路而行由此觀之王朝一面之詞

安可盡信而小民痛恨國家隱憂念之震慄何敢不以上聞竊惟煤利至微煤户至若而其人又至多皆無賴之徒窮困之輩今一旦亂之至此豈非言利者擁蔽　聖聰搜浚太細不顧叵測之虞乎此輩尚未知厰衛拏鮮之旨輒已紛然窮迫若聞拏解則其無聊激變之情又當何如　皇上以嚴法制服能拏此四人以立威耳四人而外彼群起再發者可得而盡拏乎鳥窮則攫獸窮則嚙一旦揭竿而起輦轂之下皆成

胡越豈可不念據原奏云一年可得數千金進
御亦甚微矣柰何為數千金而亂輦轂之下為
利為害孰多孰寡誰為 皇上畫此計者真可
斬矣此輩勃勃悍戾之氣臣等已見其直若一
生心京師必無寧居四散流刼三輔必無寧居
但只棄業而逃無煤入城京師千萬人家息烟
絕炊饑寒交迫群起為亂者亦不知多少況加
之以此輩乎患在目睫不待久遠矣臣等細籌
以為宜急遏亂萌先清亂本乞即下 嚴旨留

原缺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福王婚禮吉期該欽天監選擇恭進已文至今未蒙 允發臣等竊惟嘉禮肇舉儀節繁多俞音尚阻弘宣所司何由恪奉 皇上欲衍螽斯麟趾之慶安可緩桃夭梅實之時乾斷而行是在 聖意聖意一定萬神景從原擇搬移在本月十九日今相去止七日不可以復徐徐也具題 正月十二日上

請允馮宗伯告揭帖

三臣謹題令日接得禮部尚書馮琦揭帖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等事照得本官學贍才優年力方壯而偶因數奇感病不淺令已經歲十三懇歸臣等親往問之見其肌肉日削痰嗽不止聲音難出步履亦艱為之心危意惻也病實是真毫無假托令福王婚禮在即儀節繁多乃禮部尚書專職而又無侍郎在部必致誤事彼實遑遑敢請 皇上早允本官回籍養病另行銓

補庶職掌無廢而嘉禮有襄矣正月二十三日上

請補巡撫都御史差各御史揭帖

題竊惟天下人心易動難安夷狄盜賊尤宜謹備而彈壓之責專在憲臣今河南陜西二巡撫缺至半年以上矣鳳陽巡撫候代亦半年矣各差御史缺者甚多且已久矣此時事之最急者中外憂國之臣日夜關心臣等不敢不言蓋河南居各省之中昔人謂為天下之樞四方有變先受其禍況今江工伊始役夫三十萬人多無賴不逞之徒最難控御近又有巨盜李大榮等

以千百計起汝潁之間此河南鳳陽兩巡撫責也渠魁雖得餘黨尚存儻有不虞誰爲救輯故臣等謂河南撫臣所當急命也陝西自潼關以內方數千里古稱百二山河且與强虜爲隣雖近来捷音屢奏而犬羊實繁有徒三邊四鎮各守分地若洮岷𡽀塞番夷環列火永諸酋鴟張特甚此則陝西巡撫之專責而不容他諉者故臣等又謂此一官所當急命也鳳陽巡撫居南北交會之處當汝潁盜賊之衝又有漕運之兼

原缺

請允漕倉御史差揭帖

三臣題竊惟巡漕巡倉二差專以督理漕糧爲務關係京師命脈比別差尤爲緊要都察院既經屢請即戶部及倉場與漕院俱爲屢請今蒙發票伏乞即賜允發不勝瞻跂二月初四日上

請用三巡撫并允御史實授揭帖

三臣題臣等初四日具揭請簡用河南陝西二巡撫留用鳳陽巡撫淮試御史實授以補各差之缺祇候　明命惟巡倉巡漕已奉　俞旨餘尚未發敢復進一言今京外官員自部院大臣以至郡縣小吏懸缺甚多皆妨政務而臣等尚未暇枚舉也昨之一揭姑摘其燃眉救急萬不可緩者以請耳無論吏弊日增所宜糾察民姦日甚所宜搜剔即夷狄盜賊岌岌乎有厝火積

肯之虞一時竊發誰為捕禦此憂之大不啻吏民姦弊而已譬如水火初發有一人在旁杯水捧土可以救止必待主人自知而救之嗟無及矣今未講所以制禦夷狄盜賊之法而且講所以制禦夷狄盜賊之人人尚無之復何言法事急而後命官是閘水火之變而後遣人也況此官非增設之官特常員耳命官無詢訪之勞在
皇上一舉手間耳惜一官而不惜天下之變易之不圖而圖其難小之不圖而圖其大臣等竊

用凛凛惟冀少垂清燕將吏部所推河南陝西巡撫俯賜點發鳳陽巡撫李三才仍舊留用各試御史准其實授以補各差之缺此後凡遇會推俱希加意點發庶幾不虞可備而太平可保

二月初八日上

救白給事揭帖

題昨者　皇上以工科都給事中白瑜等言河工事降瑜三級調外任罰其餘俸各一年臣等聞　命不勝震惕切詳瑜等此本于正月二十二日進蓋是時河工方急錢糧不敷而工部未題故以本催耳隨于二十七日工部覆奉聖旨允發各處馬價則　聖明既已採行其言矣乃動　宸威有此降罰竊為凛凛小臣不體上意掇拾煩瀆是誠有罪但心本為公事殊覩望

嚴旨示懲亦足儆戒儻蒙　皇上天海包容免
其降調重加罰俸俾令省改真　聖毋曲成萬
物之仁也臣等不揣冒昧恃恩為請戰栗在心
意迫詞窘又恐在廷不無申救之章益滋煩擾
之事預懇　聖恩並加在宥行陽春發育之令
布含弘光大之慈解累釋愆迎祥導和實九五
皇極無疆之福二月初九日上

進三論揭帖并論

題臣等竊惟世有堯舜之君而無堯舜之臣亦不能成唐虞之功臣等碌碌名爲輔弼而實非其人也日夜深自愧恥乃　皇上躬堯舜聖明之德實古今一大有為之君也而至今且不免岌岌之憂臣一貫久在病中靜夜思維驚起待旦臣鯉臣賡皆十年草莽恨不能叩首流血一吐此衷蓋三臣未嘗不相對涕淚滋滋也此蓋耳目之前不無所蔽心思雖動物欲引之真機

竟鬱而不揚仁恩甫發而旋收故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堯舜亦諄諄相戒也臣等自待旃廈以
至于今　皇上未嘗不厚望臣等為夔龍而臣
等曷嘗頃刻不望　皇上為堯舜豈其今日而
讓堯舜乎夫聖愚無兩適之途不為聖即為愚
治亂無兩持之勢不之治即之亂世非唐虞便
成季末不為萬世傳誦即為萬世譏訕歲月難
留機會易失伏乞　皇上端心澄慮勑天圖幾
成振古一大有為事業而不虛上天篤生與祖

宗付託之意使天下有恃後世有傳即攀龍附
鳳之臣亦得沐餘光免後責臣等各出所見并
合成篇著為守成遺使權宜三論以獻惟不與
常牘總棄時賜覽觀見之施行幸甚三月初八日上

守成論

臣等竊惟自載籍以來惟夏商周及漢唐宋六代之有天下為久長多者八百餘年少亦三四百年皆以賢聖之君繼作或創業或守成或中興厚德深仁浹民肌髓雖經變亂而思慕謳吟故其盛雖衰其衰易續能永久也他若秦若新若六朝若五季以及胡元不過一二世久亦不能百年空有開創而莫能守成德澤閼而不長民心渙而思亂不永宜矣我　太祖高皇帝再

造區夏以啟大明功德視前誠無比並亦賴
列聖繼序積德累恩不愆不忘後先照映故二
百餘年而以無缺之金甌授于　皇上　皇上
嗣服比隆　祖宗英斷如神剛明不惑　聖慮
所到真有超古帝王之上者壽域宏開又三十
一載矣而際天薄海全盛如初非漢唐宋所能
及顧否泰剝復之幾間不容髮保　祖宗之鴻
業垂之萬世惟在今日隱危之抗弊之召復隍
之憂亦在今日完堯舜之鴻名萬世有稱惟在

原缺

萬世子孫亦自有萬萬世惟正之供譬之飲食
自應待時必先時而兼饌曰吾以為備也豈惟
不必抑亦不可且其為害不小財之為物守之
甚難　皇上至嚴至明至慎至儉嚴則人不敢
竊明則人不能竊慎則出納必防儉則浮浪必
約所以能守此而無虞也貽之子孫而假令于
皇上之四德有一不逮能永久不散乎府庫充
溢驕怠易生左右前後誰無窺覬不導之以奢
汰則引之以淫縱東征西伐土木神仙聲色子

女狗馬麯蘖無使不入何慝不作至是而為身
家天下之害必大皆財之招不獨溢出之患也
蹶廣不欲以財累子孫其言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古今以為名言然則
多積固不足為子孫法又足為子孫累矣抑或
皇上深宮永日無可自娛聊假是以適耳目乎
則周書有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至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斯聖王之法守不易經正論也珎

喜寶閣之所儲重絨什襲之所藏次第陳前從
容諦審不須外索自有餘贏若夫鼠雀之所易
殘蠹魚之所易蝕速朽而不可居之物何必蓄
以敗羣充耳溢目倦持厭觀造化密移　聖情
善悟易紛華而反質覺今是而昨非從欲惟危
不如從理之安尤宜一加省矣且　皇上但見
耳目之前微有所利不知眉睫之際已逼大害
利害切身何可不一動心哉誠思此物從何處
来聚之禁中則成千成萬渾為等閒而當其取

之于民乃積釐成分積分成錢積錢成兩成十成百乃成千萬不知費幾多箠撻幾多枷鎖鬻妻賣女幾多恓惶拆産破家幾多慘毒而後得盈此數也夫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在于官者日多則在于民者日少不在外則在內在于內者日多則在于外者日少積而不散德意將何宣達閭閻將何養活糧餉將何出辦廩祿將何支發水旱將何賑濟盜賊將何遏絶國無終日之計國非其國民非昔日之民日甚

一日生他心矣漢文帝有言百金者中民十家之產也小民有一金在手將本求利朝營而東暮營而西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給俯仰之需終年歷歲靠此養活乃虎冠吏一朝而白取之本利胥空人錢不見心無聊賴意有徬徨何難一死以戕其上豈顧法哉妄索天下十萬金是傷天下十萬家性命妄索天下百萬金是傷天下百萬家性命憑怒逞忿何所不為肯低頭就死而已乎夫人主以天下為家天下安人主始

安天下不安則一家無獨安之理將為他日挍老計耶天下鼎沸無土不沸挾此安歸將為他日拯危計耶禍敗一成寇攘四起雖有錢財亦無所用然則此一積也豈不為大盜積乎此一守也豈不為大盜守乎不務安天下以安其身使其身與天下俱危大非長計何得恃二百三十餘年全盛以為必無事哉周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原缺

遣使論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不可相為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為通者互為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國家之法裁抑勲戚防檢親近内言不出外廷宦官不預朝事罷宰相而設内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營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擅易生而曲為之防也令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用中使一節

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 皇上之馭
中官也明飭法紀未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必
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
視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誦
皇上之嚴而言 皇上之寬寵信太優假予太
過是徒見奉差小監縱恣貪暴而遂掩 皇上
之鴻名以流謗聲甚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于
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理財 高皇帝親自講
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遣密杳盤其入有稽而

不沒于主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沒于綱觧之
手鄉有籍戶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時科
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猶
可給有司雖比錢而人無怨聲起觧存留悉有
記帳雖數十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遣官可
坐而覈焉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
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絕臨民之事常飭之
外一錢即贓故民不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
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經制無稽考四出橫

索而百不辭一利歸群小怨歸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為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出而不匱民商為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衆僕隸為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來甚微驟取即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飲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廉者哉而古来德用不改

原缺

阿而附為社稷之脰瘻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自稱為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為負恩門生稔凶結禍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內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必毋以內臣我太祖散析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尤容防內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賢內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營府督撫總鎮諸

官而未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元勳信臣一旦有白簡聞上數行詔下而束身歸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如令內臣制兵尚誰能鈐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搆熒惑耳目盤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

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攖故也故內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純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為衆隨之所愚其權之所在易為不善勢之既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已是以 皇祖世宗盡革天下鎮守而至今誦中興之功今礦稅使雖無鎮守之名已有鎮守之實而更令制兵是猶熾火而沃之以油也彼王甫等紿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天子神策軍直假竊耳是時已不可制今

使彼自有兵而自用之禍當何如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于闕下鍾簴為之震驚彼于輦轂至近而輒敢稱亂令若使之縱橫閫外禍又何如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數權兼二代禍必倍之此萬萬不可以嘗試也臣等固知　皇上不許而不敢不言顧　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榷錢之大者也兵柄權之大

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恣于其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月之旁　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監生殺予奪常分　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穀甲兵任情播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與　皇上超然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權宜論

今有百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官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旨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鬻而主上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制于朝廷故以為無害而可許旨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則威福予奪將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許衆建群臣不過術一人耳如使群

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稱一人哉雖然孰知今日
而　皇上之旨已潛爲人竊去而不之覺乎或
虛言千金之利而竊或虛言萬金之利而竊利
未入于上而旨已竊于下旨竊于下則威福予
奪隨之而去此又不如竊一官之威福予奪猶
制于上也本末輕重失其常矣　皇上偶未覺
耳覺則必不聽人竊而以竊嘗我者必誅雖然
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
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爲與不可爲而聊試

為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長久之謀也非 祖
宗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
而勸天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
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惟 聖心有真覺故
明旨稱權宜耳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
其暫也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即真其非徒不
返也日以浸多得無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
乎若是則先之以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
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常者在皇為皇極在民

為民極又為成憲為彝典曰禮曰法而後世謂
之制度謂之職掌　祖宗之所以授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授　萬世子孫者也權宜之事可
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粱而服藥
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為病而不可救療故
權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
為也礦稅之亂天下久矣其基異日無窮之禍
又明矣　皇上行之不休必以為吾能行之吾
能收之姑享其利無憂其亂夫服藥不止者豈

嘗不自信以為有益而又自恃以為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即收何為又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舉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涯之多慾者必有無涯之多憂譬之于火一旦既已熾發而熏天矣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既已横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即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况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猶水

火也可輕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熒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道必塞之于涓涓之初使其無決除此常道更無巧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既以權宜自便而又遂以調停責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有宋紹聖間彼無如羣奸何而姑為此言塞責耳亦終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為權不在我也　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二轉

務而大定頗不甚快有何掣肘而言調停此又
進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
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國無不滅人
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于可
修之時事變起而後脩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
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
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
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
大衆豈可不顧人勞而強歛以資寇狂狡竊發

非徒旰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觀之治臣等幸為容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
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為者豈不能用臣等之一言臣等竊思
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不聽政惟左右是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朝而以阿大夫為左右所譽烹之以即墨大夫為左右所毀封之盡誅左右佞人而莫敢徼以私齊國大治諸侯來朝臣等嘗謂
皇上亦聪

原缺

一品再考自劾疏

臣奏為贊襄無補幽黜允宜懇乞　聖明特賜罷歸以光國典事臣蓬蓽賤流章縫末學備員史局濫侍經幃荷　皇上特達之知召自田間晉叅幾務優游尸素十載于茲承乏一時躐先百揆蒙恩有過于海岳報稱無及于涓塵今以一品六年給由赴部令甲給由不及期與過期皆有罰臣不敢違但臣本意謹俟黜幽而吏部舊例原無考覈止是奏請復職　臣忝預樞機而

先以不肖之身苟逃吏議非義也取自　上裁
本彰明斷而臣不先以一言從中贊決又非義
也吏部雖不考臣臣之自考甚明法行自近當
從臣始竊惟昔之人臣憂不遇合而已苟遇合
矣即田千秋于漢馬周于唐皆有所樹立而況
其上焉者臣遭際最奇尺寸靡效誠不足以通
天感聖德不足以輔世長民才不足以肅政清
刑力不足以登賢達善致使陰陽錯序萬物失
宜百姓不親附卿大夫不任職釁孽滋生鴻龐

原缺

辭考𣸣加恩疏

奏為就列深慚拜恩滋愧懇乞　聖明俯容辭
免仍賜罷歸以正臣紀事頃臣以給由自劾奉
聖旨卿贊政多勿一品再考忠誠廉慎茂著勛
勞朕茲倚眷方殷胡乃執謙求退宜即出佐理
以濟時艱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題又奉　聖
旨元輔一貫贊政多年勛勞懋著朕已鑒知茲
覽部議又思得當年東西戡定之時若心運籌
極力擔負功成辭賞尚鬱朕懷令一品再考特

加左柱國少傅兼官照舊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廩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奬諭賜宴禮部以見朕優禮賢輔至意欽此臣不勝惶悚不勝跼蹐竊惟國家爵賞與臣子功實兩者常相提衡予奪辭受率視為準非為體貌而已也舊時輔臣考淵不無優典然未有勳官俸廩誥勅恩宴紛綸而集若此之蕃者即或有之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烏可以相方哉彼其當交泰之盛時著旂常之偉功則拜領

恩施宜無愧色今臣蹤跡首揆得君不為不專
待罪九年行政不為不久而匡襄無術燮理乖
方一人之盛美弗彰庶政之瑕疵日積人心等
于巢幕國勢同于累碁誰為厲階焉用彼相臣
之自劾實乃隙明何得詭脫嚴誅更饕異數若
此則自劾者何人而拜恩者復何人必兩人而
後可也向臣所以行行且止者誠覩　皇上天
挺英明度越千古即權宜㩁採而時以仁愛停
止渙之綸音臣若徼天之幸投附事機儻有一

言當于聖心則親見堯舜此其日矣遭逢甚
難時來不再敢不屏息以俟下風令也從春得
秋從秋復春旣及給由之期核實之際而樹立
若此一無可書罪狀若此一無可贖宜黜而陟
其誰許之今之續書後之史書也一時之交議
易逃萬古之史評難假斧鉞所臨赦宥不到胡
可貪壟斷而獨登輕簡書而不畏也伏望　皇
上哀憐臣意追寢新命倘萬分之一猶不忘簪
履之遺則姑緩褫奪而准容致仕於臣頗為過

弘將沒齒而無憾矣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至誠謙慎嘉尚不已卿保安社稷

朕心鑒知但考績酬功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毋得

固辭今國家多事之日賴賢輔調燮贊襄即出佐

理以濟時艱慎毋固辭吏部知道

辭恩客陳揭帖

題臣昨日考滿本俟點幽何意誤恩翻加懋典
臣已有奏本力辭猶恐　皇上視為故常未即
賜允且臣之衷曲有不可瀾載奏本使外廷共
知者敢密陳之臣蒙　皇上殊常恩知授以第
一大官屬以第一大事臣固知非天下第一大
功不足以仰酬也古今大聖人惟有堯舜非堯
舜不足以尊　皇上非　皇上不能行堯舜之
道臣之圖報止有此節夫何自臣當國而朝野

之故愈多不惟未建一功抑且日滋多罪去年二月十六日臣親承召命宣德音于天下天下方欣然若再生而旋從追寢莫不興有君無臣之歎是時百官皆欲伏闕固請臣獨以為 聖心既發必當見之施行 聖體初安不宜輕加驚擾今日急務臣子宜以愛君保躬調護為先政幾雖重少待他時而從容苦口以圖轉移亦未晚也百官因臣此言遂皆不敢瀆擾何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坐失事機竟成虛願於是曠

稅不收而四海之民靡不怨臣矣於是廢棄不

復而四海之士靡不怨臣矣於是囚繫不出而

四海之泣無辜者靡不怨臣矣於是缺官不補

而四海之憂亂萌者靡不怨臣矣不敢序言

至尊則戕爭而詈執政之臣詈執政之臣則必

首及于臣以為往時國事有闕輔臣但以一概

請之無不立允縱不盡允亦必勉從以存大體

雖極難挽之事猶挽十分五六此天下之所習

聞習見何獨今日而乃不然　聖主非不受言

庸臣不能正言耳又舉前事以追咎臣謂臣當
時若從百官之意伏闕固請則　聖主一日便
為堯舜天下一日便成唐虞何得遲延至今尚
無分曉　聖主之仁心仁政已發而復遏者輔
臣罪也皐夔稷契定不如此又責臣以為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當時留說待　聖躬既安轉移
未晚今日之事轉移安在效婦寺之小忠而嫉
補拾之大忠狥一時之便計而失萬世之遠謀
托言調護意在阿狥豈社稷臣之所為哉人皆

原缺

三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誤寵難承悃衷可憫三懇聖慈亟賜矜允以免塵瀆事臣以滿考蒙恩再疏辭免奉

聖旨朕計安社稷勉留賢輔誼有所私懋賞酬功祗循彝典亦不為過卿何又有此奏宜遵屢旨即出拜命以副眷懷俱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惟

皇上晁重爵賞朝無濫官官無濫廩而獨于臣考績則寵之誤恩濫于常數之外至于屢辭猶未見許臣至不才何以得此所以感

激涕零而不敢復言去也謹拜復職之命報名
廷謝入閣辦事外未即擯逐厚幸已多乃若加
恩叨踰太甚　皇上雖予臣而時論必莫予也
臣何敢承時論者國論之所自生史評之所從
出名之為夷即為夷名之為跖即為跖夷跖之
辨無他惟在辭受取予之間耳臣功不及一物
名不踰中人祿位恩數至濫無紀不斂身退避
而靦顏進趨能逃于國論何能逃于時論我此
臣所為滋懼而不敢也或言　至尊之賜臣子

不宜盡辭然心口躊躕既非德賞曾謂少取而無妨于義乎必不得已則臣請領誥命以為親榮領敕諭以為身規其無俸部宴勳級前人具有辭例非至臣而始辭加官進殿廕子則臣必不敢承以忘夙昔本意惟乞 俯允臣請俾免于彝三之瀆而守其咫尺之義此 皇上真知臣眞寵臣而曲全臣之終始者也 四月二十六日工二十八

旨考績加恩原非異數昨已明諭朕志何為讓

議未已朕重違卿意特允辭兼俸部宴勲級已屬
至㢘其餘俱宜勉承稍存舊典慎勿又辭吏部知
道

廷謝入閣揭帖

題臣頃以考滿待罪　皇上不加斥黜且增誤
恩賜臣銀兩表裡鈔錠茶飯羊酒加左柱國少
傅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廕一子中書
舍人給與應得誥命賜勅獎諭賜宴禮部稠疊
駢蕃至不勝舉除銀兩等臣已廷謝外若勳級
等臣先以一疏自劾後以三疏辭免蒙准辭兼
俸部宴及左柱國勳級其餘加官進殿廕子給
誥皆命勿辭臣欲再辭嫌于矯激已冐昧勉承

今日廷謝訖伏念臣才具綿薄性資樸愚文章無取于代言猷略罔裨于經國尸官素祿曠歲淹時幸不褫其冠裳何更繁夫雨露為寵愈厚為驚愈多　聖主雖加眷私天下能忘抨射三讓非過一辭乃宜既久叅于籠中敢輒颺于飽後揞當俯竭塵露仰助高深惟望樞衡中妙作轉旋賡幾節目處堪為整理臣至眇小縱能比身皐夔譬如渤海之乘鴈焉能有無上至聖明正須決　為堯舜方是在天之飛龍擣光九五天

下本無事而事從人起國家亦何釁而釁自心生與人同欲則欲為天理之公推己及人則人盡此身之助都無傷缺乃曰金甌必善裁成方稱華衮但將繫吝者一加堅決會見權宜者悉歸典章斯臣等之至禱祈 聖皇之大福利也腹心安則股肱亦安而髮膚擧安君心足則百姓亦足而上下咸足矣臣敢以是言其區區感術之意而竭其毣毣補答之私 四月二十九日上

留温中丞揭帖

題竊惟都察院百司綱紀不可一日無人令副都僉都皆缺未蒙點補獨左都御史温純一身在位而自去年十月註籍以至于今半載有餘矣屢次疏告未蒙恩留臺務久廢諸御史靡所禀承熱審在邇又三法司之事且部院七卿皇上之斗杓七星也七星不備何以成歲功七卿不備何以宣治績今禮兵二部俱缺尚書正望點發豈都察院原有都御史而復使之久鬱

不伸并本官昨有十一懇疏今日仍未發票使
其無所遵守似屬未便臣等看得純之為人素
懷忠藎人望攸屬必能不負　皇上任使伏乞
沛下溫綸催出管事并祈早掄禮兵二部尚書
以備七卿庶百僚師師而庶政有托謹題請
旨四月二十九日上

原缺

再留温中丞揭帖

臣題昨二十三日左都御史温純以十三懇疏求去蒙 皇上發閣擬票臣等相顧喜悅謂聖心今已開霽純自此可出矣乃連日候望尚未蒙發而純十四懇之揭又至竊詳揭中所言實係國家大事此本官真誠至語非虛設也望皇上覽察焉蓋明年正月當朝覲考察天下官員此吏部都察院最大職事例該及早與海內當事之人往復書移預先諮訪往常以一年畢

力猶恐不精非可倉卒取辦而苟且了事者今夏序將盡相去止半年耳而純一身去留尚未得定諮訪之事必且妨廢諮訪既已妨廢考察安得公平此不可視為尋常細故也　皇上必謂純雖不出院務亦不廢而未知考察一事與今待命實相妨礙臣惟純之為人誠實忠藎臣數年與之共事無非愛君憂國之語心實重之偶以一疏未當而乂致逡巡臣若不言天下之不知者將以為純之前疏有涉乎臣而臣之編

心不能忘情妨賢之誚安能逃之佚乞　皇上將純令疏即賜批發勉令速出視事以振憲紀以飭計事庶幾賢臣復留人心慰悅而臣心亦得少明五月二十五日上

明日得留中丞命

請發補官本揭帖

三臣題蒙發吏部一本為覆疏留中非體懇乞

聖明速賜批發并速補司府員缺以資大計事

臣等恭擬票上切詳此本大槩言該部覆被參

官員如盛萬年陳朂王納言王元柄李必瑋孫

良宜陸雲龍等及覆患病官員周一梧曹璜等

皆未奉旨有妨作缺又天下道府缺官約八十

餘員尤望通查賜補以資大計臣等竊惟治天

下之道要在用人必朝廷有黜有陟而後人各

得其用必進賢退不肖而後政事各得其理試
視逐日章奏批吏部知道者最多則用人誠急
矣乃吏部覆上而有格不下雖復知道與未嘗
知道何異遂使　皇上之威福不行于天下而
天下之賢否無裨于上聞實于政體為大扞格
今蒙　聖心天啟俯賜發票此實轉移世道之
機也臣等不勝欣躍又不勝願望惟冀　皇上
即賜允從以後凡遇補官本章俱早覽發庶幾
賢才進用而太平可期矣六月初一日上

原缺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福王婚禮宮闈吉典中外瞻望咸謂今歲必當舉行矣乃春夏二時倏焉已過轉盼之際又將秋冬日月遷延尚無定示皇上父子之愛鍾于天性必以為佳期緩一日則睿體充一日甚盛德意然年齡十八不為早婚民間尚然況于龍種過期與不及期均之未為適可且遴選上吉甚不容易一年之中不能一二月一月之中不能一二日是以詩咏標梅

貴其迨吉易言歸妹戒于愆期若不早命精選竊恐術人迨于欲速或以尋常之日勉强名為吉利未可知也惟先期早命聽其檢式考程次第詳擇擇之既審即允而行然後人事與天時符合而吉祥與嘉禮輻輳事至于今誠不可緩伏望　皇上明諭禮部行欽天監擇吉上請以定于歸之期以開麟趾之瑞六月初十日上

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二十五日具題催請欽點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候旨三日又未蒙發該禮部官惶惶不寧來見臣等言入場之期定以八月初九自今相去止四十日耳舊規考官許其舟行一以防閑關節一以衛養精神也乃茲前期大偪矣即舍舟從陸恐亦不足況旨下之日在京尚有謝恩辭朝之事在途慮有風雨不測之事查得欽定赴任限期浙江四千四百里該八

十八日江西四千六百六十五里該九十四日

湖廣三千二百里該六十四日今諸臣即日拜

命已當晝夜兼行若復更有延遲豈能如期而

至且夫典試一差與領詔捧冊等差不同領詔

捧冊等差到彼成禮即為訖事典試一差資其

考校文字登崇俊良到彼之初方其用勞之始

彌月晝夜全用精神若令奔馳通路疲憊不振

雖復勉強卒役亦何為也伏望　皇上亟賜批

發尚可少寛其力責令盡心盛典臣等不勝戰